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

善化皮錫瑞

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君奭史記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
疑之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
公乃說孫星衍說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阼之時太子賢以
爲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
矣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正同
是今文說遠有所本漢書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
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
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
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
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業謀乃亾隊命說曰
周公服天子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寮廔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夷在攝政當國時與史記合稽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攝召公不說叔夜生三國時今文尙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也伏生傳尙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攷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載君夷篇於燕世家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著其說然史公既以爲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專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太子賢生於古文盛行之後不知申屠剛用今文說與古文說不同乃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其注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羣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樞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畧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爲反政之後卽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今文家說以強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周公踐阼本聖人之

權道觀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避義則二公亦未盡知其心蓋以公處嫌疑之地欲其遠避召公不說之意當是如此公作君夷卽在此時蓋公既以弗避之義兼告二公又作此篇專告君夷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夷爲傅然則當時召公爲傅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專告召公也

周公若曰君夷

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

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錫瑞謹案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爲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夷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爲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

我

○今文終作道詳作詳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道出于萃詳於戲君曰時我馮登府說詳古祥字易視履考祥鄭荀作

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作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作詳引祥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檀弓作申祥穀梁昭十一年盟于侵羊作履祥服注作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詳詳古字同

我亦不敢宣于上帝弗永遠念天威

陳喬樞說此追述召公襄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

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江聲說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所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

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日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

難諶乃其墜命

○今文後嗣作嗣事弗克恭作不克共遏佚作遏失天命不易天難諶作命不易天應裴諶乃其作

乃亾。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諶乃亾隊命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亾失其命也孫星衍說案漢書釋後

嗣子孫爲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
下地爲上下是也釋退佚前人光爲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佚
同失釋在家爲不居攝言退老也以天應棊謀爲天難謀者釋詰
云謀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
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爲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
爲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其
隊失天命也錫瑞謹案王莽傳又云遭孺子幼少未能
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天地是共上下卽共天地之證

弗克經歷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

陳喬樞說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維道揚前

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
稱爲冲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
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爽編次在雜語多士後而遂以爲作
於致政之後也錫瑞謹案陳云篇次錯出是也而以成王政將蒲
姑爲在攝政踐奄之時則又誤引鄭君古文之說不知史記用今
文書序殘奄遷薄姑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說不知史記用今
致政後竝無錯誤不與君爽篇之錯誤相同未可以
古文說汨今文義也陳氏於此等處猶半明半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宜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道。今文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案馬本是也此與上迪維義同因傳訓迪爲道遂誤作道耳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孔彪

伊尹之休格于皇天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官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所宜彰也三國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並用非皆傳寫之譌孔彪碑今尚存乃塙實可據者段玉裁云今文尙書無作格者亦未盡然。今文一作假于皇天。史記曰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勗假皇天皆作假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史記無此句或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史公省文疑不能明殷本紀曰帝太甲元年伊

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誥侯帝

太田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宣伊尹嘉之適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陳喬樞說業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尙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攷尙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尙書是用今文家說案陳說是也廣韻通志引風俗通曰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又曰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說與鄭合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今文格作假。史記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

陟讓作原命陳喬樞說鄭君注尙書於上文假于皇天釋云皇天
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于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
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
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
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
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
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
夏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即太微所統之五帝
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
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
也說

巫咸父王家

史記曰巫咸治王家父作治故訓字封禪書曰伊陟

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王逸注離騷云巫咸古神巫也後漢書
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今文一作巫戊。白虎通姓名
篇曰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尙書道
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引之說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用
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威而不知今文之
作戊故改戊爲威耳不然則成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

日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威者蓋三家之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威與白虎通之說不合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史記曰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殷本紀曰帝祖乙立般復興巫賢任職古今人表有甘般又有傳說或疑甘般卽傳說於古無徵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今文惟作維。史記曰率維茲有陳保

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錫瑞謚案今文又作艾史公用故訓以治字代之史記引書艾皆作治而此獨作艾者蓋此九字後人增實非史公本文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今文純作醇。錫瑞謹案

醇佑萬國以康今文尙書當於佑字絕句下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天惟文以命則商實爲句則訓法商非殷商之商

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威奔走今文作

奔藝。詩。讒正義引大傳奔藝。字作藝。則今文尚書當爲藝。

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今

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玉裁說此。蓋今文尚書之文。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夷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夷在昔。上帝割申。勸宣王之德。其集

大命于厥躬。今文在昔。作昔在割申。作厥亂。禮記。緇衣篇。君

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宣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宣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後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制
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宣
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並今
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說今博士讀者
謂歐陽夏侯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
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
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錫瑞謹案
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之義殊不可通鄭君讀
割爲蓋而尙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辭者則鄭說亦未可據
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義
同王引之云奉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
厥率化民亂者奉之借字也厥亂勸宣王德者厥率勸宣王德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鏡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亦作大顛大傳曰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

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獻寶以免文王又
日文王以問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周文王胥附
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美里之害錫瑞謹案此經言四
人有大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則有太公望無大顛疑今文

家說以為大顛即不是太公望太公之功在開散南宮之上不應周
 公舉文王四友獨不及太公伏生所言當得其實漢書古今人表
 有大顛又有師尚父師古曰大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也吳仁傑兩
 漢刊誤補遺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大顛與師尚父
 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闕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
 昌於美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
 君夷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
 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吳氏引大傳以太公與太顛為一人其
 說蓋非無據案詩籛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宜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
 已不指其臣云某為疏附其為禦侮故君夷云惟文王尚克修和
 我有夏亦惟有若鏡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位
 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
 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
 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引書
 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
 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
 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
 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

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人爲之說耳
如此言則四人一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曹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
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
縱彼四人各乃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據孔疏引鄭
注所云詩傳說乃魯齊韓三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楚
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
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此之謂也太公在四輔之職王叔師
所引詩亦三家詩此今文說以太公之理鄭君用古文說不從今文
有四臣以受命必無不及太公之舉鄭君用古文說不從今文
謂周公謙不自比殊屬強詞周公舉伊尹諸人何獨不謙乎孔沖
遠不知太公卽是太顯大傳四臣卽此經之四人故謂非四人
有一行據太公卽是太顯大傳四臣卽此經之四人故謂非四人
所以亦稱太顯者史記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
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
謀曰呂尚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乃今見光景於斯尚
立變名荅曰望釣於渭濱魚腹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
昌來提撰爾雜鈐報在齊注曰尚名也變名爲望據此是太公本
名尚後更名望方言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顯上也古人名字相配
尚與上通疑太公本名尚而字顯後因文王之言乃更名望改名
或並改字故太公又字牙君爽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

公大顛為二人惟今
文家尙知其義耳

又曰無能往來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

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罪人

俗儒也。今文一作亡能往來。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孫星衍說前却

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為無能進賢退不肯錫瑞謹案據朱雲應

劭之說可以攷兩漢人解無能往來之義又曰

之又當讀為猶謂此五臣猶自謂無能往來也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今文純作醇○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今文冒作助○

文創德西鄰助聞上帝賴茲四臣錫瑞謹案大傳云四友云四鄰
亦云四臣詩絲正義引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是也子玉蓋
用大傳四臣之說冒作助與馬本同下屬為句與論衡引康誥冒
聞于上帝義合疑古陽冒本是一字子玉用今文作助其義仍同

引樊
殺碑

冒聞于上帝之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也段玉裁說勦今音許玉切古音勦與冒皆音悉江聲說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連上之言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

鄭注云至武王時發叔等有死者餘四人

也錫瑞謹案古者稱死爲不祿爲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尙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大顛闕天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五人中獨不見發叔是

發叔先死之證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逸周書世俘解及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並云咸劉商王紂揚子方

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王引之說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咸劉皆滅也猶言退劉

虔劉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今文冒作瞞○說文目部曰瞞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瞞陳喬樞說

案此昭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偽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偽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昭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錫瑞謹案據說文引經則昭字當上屬爲句與上文乃維時昭義同皆不速文王武王爲義

不單稱德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錫瑞謹案今文家以爲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當是周公自稱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得自稱曰子小子召公疑周公攝王位恐有兄弟弟及之事故公言已攝非正在位亦與未在同所以釋召公之疑也小子同未在位與子小子同義解者誤以此篇爲反政後作而周公自稱子小子遂失其義解曲禮者皆不知引此經爲證又以小子同未在位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簡之中不應兩小子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位似有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此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位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

誕無我責收罔勳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陳喬樞說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於天也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尚書中候摘雒成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多作弗今文尚書多作不陳云明帝詔作弗聞用今文尚書恐非是今文尚書假格竝用說見上陳云後人依梅本改格亦未必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告君乃猷裕謂此告君者乃道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失之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

偶王在夏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江聲說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爲

孔傳以丕承屬下句讀非是案江說是也據史記周召分陝爲二伯故曰偶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

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喪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二人卽二伯說見後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

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之哉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魏志裴注引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

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書正義引鄭注曰召公是時意

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孫星衍說往者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曰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之下也僞傳以此經二人爲文王武王失之鄭注以海隅爲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爲得也錫瑞謹案孫說以海隅二句爲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與史公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義合史公云周公爲三公大傳云周公盛衰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是召公爲太傅亦是三公周公則以東伯攝王位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一

受業熊羅宿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多方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邇其君

無逸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孫星衍說此篇書序列在

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

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誥洛誥諸篇之前故書序

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

於此未聞案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

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此時不

言誅奄君蒙恬傳則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且此賊臣流言在成

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濬周公與管蔡流言俱非一時事蓋卽

奄君疑卽此時踐奄也蒙恬親見百篇之書說當不謬伏生亦見

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二

一

公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多異蓋今古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七年反政後則與馬鄭書序同是今古文並無異說若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別是一事不得傳會爲一謂此成王踐奄卽是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妄誣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魯世家所載與恬說合蓋卽本之於恬戰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誣恬非經師說未必盡可據東漢古文家又造爲管蔡流言周公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爲之因疑其言周公反政而復避讒爲不近事情乃移易其年月以爲在流言之時也以今文說斷之兩說皆不足憑孫氏傳會之文更不足信陳喬樞誤以大傳云攝政踐奄爲此時事而引大傳之文又引江聲說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其說悉舛謬無取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孫星衍說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七年反政之後大傳以爲攝政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珣謹案史公之說是也大傳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爲一故其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奄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不知周公踐奄王不親行多士周公曰昔朕來自奄明是
周公追述三年踐奄之事此篇史臣序其事云王來自奄明是成
王踐奄之事鄭君偶不照耳江王孫陳皆沿鄭誤故其解此經多
不可通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
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攻趙氏引此文乃以爲奄大國
之證非以王來自奄爲彼時之事也蓋奄凡三見伐武王誅紂伐
奄是其一周公克殷踐奄是其一成王親政奄復叛而成王踐奄
又是其一解者併爲一談故多牽引之失武王伐奄不但非此時
事並非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誤解如此耶故知引
經爲奄大國證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王鳴盛說王肅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

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以多方作在歸
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
仿肅注爲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稍似足
據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

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尙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肅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義和卽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在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僞孔可也據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可也近僞儒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僞古文孔傳實王肅撰丁晏尙書餘論攷之最詳西莊云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說猶未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釋文曰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與僞孔本作迪不合未審今文異同陳喬樞以爲今

文作攸其說無據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愜

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壘許君引古文未審今文同否不敢據爲今文

日欽剗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適召湯而囚之夏塗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江聲說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漢書古今人表曰桀于莘與之爲惡則行師

古曰于莘桀之勇人也人表于莘推侈在第八格墨子當染篇云夏桀染於于莘推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虎兕指畫殺人韓

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慎大篇云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簡選篇云殷湯遂禽桀大儀說苑云桀用干莘案諸書所云卽夏多士虐民之事列女夏桀末喜傳曰桀既棄禮義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亦其事也干莘羊辛當是一人推哆侯侈推婁大戲移大儀亦當是一人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儀因以爲號非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此同典引曰堯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曰天

子也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則復始也案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同孫星衍云經旣云商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非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

帝乙卽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

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畏之者

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王鳴盛說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詩皇矣上帝者之箋云天須假此二國養

之至老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養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

周頌武篇者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
誅紂須暇五年正義引鄭尙書注云天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
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尙
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
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思文正義引大
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孫星衍說此
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云夏之言
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匝五年鄭
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錫瑞謹案史記以爲文
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
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
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
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矣緯書多同今文禮說
與我應所云五年當同史記今文之義鄭君兼用今古兩說與史
記不同陳高樞引之
而不爲別白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詩譜序正義引鄭注曰顧由祀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

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
眾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

偽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案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

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據此則今文尙書亦以管蔡商奄爲四國詩破斧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今古文無異義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

作害。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段玉裁說按今本害作曷此術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書亦皆作害也

今爾尙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說文引周書曰敗

義引多方田爾田不同陳喬縱說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說文引周書作敗蓋據今文尙書矣錫瑞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蓋用此經之義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大傳曰戰

者憚警之也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今文再下無至于

字三下無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段玉裁說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然錫瑞案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江聲說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

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孫星衍說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錫瑞謹案江孫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

古文書序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且從三監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是五祀不當從監殷數起而監亦非三監之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建侯衛即封康叔之事監當讀如王啟監之監指康叔中施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年數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之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曰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孫星衍說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

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繇賦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言部恭忌也引周書曰上不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陳喬樞說大傳周公

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如此篇作於攝政三年成周未營何故先有雒邑經云自時雒邑明是已營成周之後史記與書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誥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僞孔傳以爲奄再叛再征按之史記書序篇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氏治今文必以鄭君古文說汨之可謂大惑不解

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漢石經我則
致天之下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二

受業

熊羅宿

貞宗濂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三

善化皮錫瑞

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十四

立政史記魯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星衍說便猶辦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

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是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

用咸戒于王曰周公就羣臣之位故與羣臣同進戒於王

王左右常伯常任王鳴盛說據揚雄侍中箴光光常伯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以常伯

爲漢侍中又據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閭孺鄧通石顯引恭董賢爲戒則並常任亦

爲侍中之職錢大所說據漢書谷永對策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錫瑞謹案谷永云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則左右肅艾兩稱左右與經云王左右相合胡廣亦云克慎左右皆其明證攷漢人今文說王氏錢氏所引之外如漢書王莽傳張竦爲陳崇州奏曰霍光卽席常任之重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李善注曰常伯侍中也後漢書李固傳固疏曰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也後漢朱穆傳穆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位決謀於中李賢注曰常伯侍中也尙書曰常伯常任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陳留太守胡公碑曰乃位常伯恪處左右陳太邱碑曰便可入政常伯超補三事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引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蔡質卽蔡邕諸父當亦習今文者隋書經籍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續漢志注所引蔡質漢儀卽隋志之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也杜佑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卽其任也又云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裘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正與贊衣虎奔同

列故進戒首及之或疑常伯常任明分二職何以皆爲侍中不知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常侍皆加官臣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
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攷侍中在漢時分爲左右曹或又
爲散騎或又爲中常侍後又合爲散騎常侍安知周成王時不分
大小二職師古注谷永傳執常伯之職云一日常任使之入此其
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正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衛顛受禪碑曰
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
出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
準人法也辟人謂法官也錫瑞謹案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

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
辟人與贊衣虎奔同列

綴衣

○今文作贊衣。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
候箴皆作贊衣。李文選注引公羊傳曰贊猶綴也。案古贊

綴通用。公羊傳贊旒張衡傳引作綴。旒顧命篇綴路鄭司農周禮
注引作贊。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云又置大贊官主乘輿服御物

莽蓋用今文說
仿古贊衣之官

虎賁

○今文賁作奔。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

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爲賁錫瑞謹案據此則古當作虎奔今經典皆作賁者乃東漢以後人所改又案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爲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緩不作贄者應仲遠兼通今古文或自用古文尙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之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今文嗚呼作於戲○石經於下文作於戲此亦當同書正義引王肅曰

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楊公碑曰庶尹知恤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戒以釐其采乃用知恤鮮哉之義近人訓鮮爲斯雖可通而非古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錫瑞謹案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爲虞舜是今文家有以上帝爲古帝之美此云上帝義亦當爲虞舜九德卽咎繇謨所云九德尊當讀爲遵言有夏額俊乃遵虞帝故事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今文宅作度準作辟。石經於上文準人作辟則準皆當爲辟。則宅皆當爲度石經於上文準人作辟則準皆當爲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今文謀上有亂字。宅作度。漢石經亂

謀面用下。江聲說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願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爲順也。義讀如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願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而以亂爲惑亂義爲儀型則猶未當亂語詞與率通梓材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率化民是其證亂謀面用不訓德謂率謀向用不願德也不願德謂不賢之人義民猶民儀謂賢者義讀爲儀儀訓爲賢非儀型於民之謂經意蓋謂向用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篇首文法與他篇迥異而與此文云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文法大同蓋夏臣本有此告君之詞周公法之以戒成王公所

以法夏者夏與周同尙文見於春秋繁露白虎通諸書可據般人尙質或無此詞故公舉夏臣告君之詞不及般也於夏舉其告君

之詞於殷舉其用人之政亦詳畧互見之法此經自曰度乃事以下皆引夏臣告君之詞夏臣蓋謂能度乃任事者度乃牧民者度乃執法者此維君之道矣若率謀向用不賢之人則乃度人此乃所度之任事者牧民者執法者皆無賢者矣蓋反復言之以盡意周公舉之爲後法也今文說雖不傳經義似當如此解者不知此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者茲存鄙說以俟考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今文宅作度俊作會
○下文灼見三有俊心

石經俊作會則此三有俊克卽俊
今文尙書當作三有會克卽會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今文宅作度俊作會
○說見上文白虎通京師篇曰尙

書曰在商
邑謂殷也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啓

○今文嗚呼作於戲

受作紂。漢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受作紂。牧誓毋佚。諸篇可證。陳喬樞本作受。非也。紂德言紂之德。與上策德義同。馬注受所爲德也。馬從古文作受。亦不連受德二字。爲義說文引作在受德。恣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恣。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忸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今文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俊。

字作會。與說文引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不同。是古文作俊。今文作會。陳喬樞說。度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今文準作辟。

賁作奔。綴作贅。○趙岐注孟子曰。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贅。與揚雄班固崔瑗所引今文合。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

孫星衍說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爲諸侯降於天子故三官錫瑞謹案今尙書說天子三公曰司馬司徒司空

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

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今文盧作縑○史記錄牧誓文微縑彭濮人縑字從糸此亦當同書正義引

鄭注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泉南轅轅西降谷也今文與鄭義同異無可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今文惟作維厥上

無克字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關維入度心乃下關錫瑞謹案據此則篇中宅字皆當作度石經於上文三有俊心作有會心

此文俊字亦當作會會者會合之義今文作克會有德較古文作克俊有德於義爲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

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嗚呼

今文惟作維此作茲基作其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受茲丕

卒其於戲下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此作茲基作其鳥呼作於戲大話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尙書大話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尙書說也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莽作大話云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石經此文作其卽基字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

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今文準作辟勿作物惟作雜。論衡明雩篇曰周公爲成王陳立

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早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贖損鄧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說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

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遠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
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
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
訓當從之段玉裁說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
賤不至當作不賤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侯康說按周禮司常
雜帛爲物而說文勿部首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
幅半異所以起民是勿卽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
朝訪亦訓爲無劉熙釋名劉昭續漢志注同蓋二字非獨音近義
亦本通矣但仲任釋此經與古文絕殊蓋以物爲災物考僖公四
年左傳必書雲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又史記留侯世家然言有
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
物怪仲任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

○今文嗚呼作於戲已作以受作前微
作微○漢石經上閔且以前人之微言

下閔孫星衍說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
崇爵議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微聲義相近
言亦美言也錫瑞謹案漢丹楊太守郭文碑云微言絕矣漢人常
用微言字當訓精微之微師古注漢書云精微要妙之言是也與

微言訓美
言不同義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

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釋之

○今文惟作維準作辟宅作度由作猶。王應麟

釋之段玉裁說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案殷庚相時儉民石經儉作散疑此儉字今文亦當作散然無

塙據姑具其說俟攷釋文云儉本又作慝慝與散音近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今文訓下無于字在作哉。漢石經上關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關王鳴盛

說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侯康說按厥世以下石經闕或與古文不同無嫌哉字句絕然考經典中哉多通載詩文王陳錫哉周昭十年左傳作陳錫載周孟子朕載自毫僞古文伊訓作朕哉自毫禮記中庸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

並音災本或作哉然則破哉爲載可仍於厥世句絕矣又考州輔碑我貴不濡我貴卽在貴也與哉字形尤近疑因此致訛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惟作維○說文引

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蓋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僞孔用今文本也說文又引周書勿以檢人蓋亦古文○一作用勸相我國家○三

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勸相我國家勸字說文云勉力也勸亦訓勉曹丕引書勸作勸當是三家尙書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今文惟作維方作旁○錫瑞謹案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漢書地理志曰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是今文尙書作旁之明證張衡東巡誥曰旁行海表正合用此

經上下二句文晉書地理志曰昔黃帝旁行天下亦木漢志之文皆與今文相合此江孫段陳所未及引者江云方當爲旁但未引

見他書無所依據故不敢於經文直改作旁猶考之未詳耳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今文觀作勤

耿作鮮烈作訓。漢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陳喬樞說尚書大傳雜詁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訓此二語疑卽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觀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尙書本如是也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雜詁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與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侯康說觀作勤者周禮大宗伯注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は觀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國之肆觀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彛倫是觀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字訓明見廣雅釋詁鮮亦訓明見周易說卦傳爲蕃鮮疏是耿鮮義同也錫瑞謹案今文作勤當與下句揚字同義爾雅勤與庸皆訓勞是勤與庸義近庸從庚有廣續之義凡勤勞者必廣續用力而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廣續之義爾雅云廣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訓續上言勤下言揚皆謂廣續前人之功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案風俗通以此篇爲

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史記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卽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

仲遠說
可信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

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又隱公十一年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

寇蘇公也後漢書云律謝臬蘇注以蘇爲忿生是蘇公長於刑法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三

受業
熊羅宿
文永舉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四

善化皮錫瑞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顧命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麻志引劉歆三統麻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孫星衍說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錫瑞蓬萊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是以月明生爲生霸則明盡爲死霸晦日爲死霸故朔日爲既死霸二日爲死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爲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

度災援神契之說皆同詳見康誥篇首是今古文家無異說惟劉
歆以爲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與古義大異與經義亦不相符經
云雜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則甲子與哉生
霸之日必非一日若甲子卽是哉生霸之日則於是日得疾卽於
是日作顧命無此急遽之事若謂成王以暴疾猝崩又何云病日
臻旣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尙書而其自爲之說殆
不可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
爲年端之說不合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
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
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
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
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
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歲崩年四十九也鄭所推多
居東三年故謂武王崩成王十歲周公居攝成王十五今文家說
雖不可攷然據大傳云居攝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
武王崩周公居攝時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
所推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
文說本如是也若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
兵十三年伐紂與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
年伐紂始終皆差二年故以成王卽位爲三十年亦較鄭注二十

八年差二年則劉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八年王始躬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王崩年止十六其說尤不可通如其說則康王當在襁褓中豈能冕服見諸侯作誥哉乃世紀又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何其自相矛盾

甲子王乃洮頌水

○今文頌作洮。漢志引作洮。說文水部云洮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頡云古文洮从頁段玉

裁說說文小篆作洮。古文作頌。頌从水廿頁。會意。兩手掬水洒面也。今說文作頡。乃是誤字。尙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案據此則古文作頡。今文作洮。

相被冕服憑玉几

○今文憑作馮。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

馮玉几。孫星衍說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案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故孫氏以爲先鄭說異。或今文說也。又案說文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尙書作馮。淮南王安上書曰負黼展馮玉几。亦用今文作馮。字中論法象篇云頡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之候猶不忘敬況於游
宴乎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漢石經乃闕召大保下闕漢書古今人表第
三等有芮伯與師伯同列師古曰周司徒也

第六等又有芮伯師古曰當武王時作旅巢命案據此則成王所
召芮伯與作旅巢命之芮伯是二人非一人師古知爲周司徒者
以周禮六卿之序推之召公繼
周公爲冢宰芮伯當爲司徒

彤伯

也。今文作師伯。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伯師古曰周宗伯
也。尙書作彤伯師古知爲周宗伯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

畢公衛侯

錫瑞謹案衛侯今文尙書當作衛伯史記衛康叔世家
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

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
卒子頊侯立頊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據此則頊侯以前
衛皆稱伯不當稱侯大傳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
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
氏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云

衛侯

依大傳史記當作衛伯姑具其說以俟識者攷焉

毛公

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注曰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師古
周司空也案據此則毛公與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師古

知爲周司空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孫星衍說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夷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錫瑞謹案三公兼六卿自是周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祇有三公並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史卜士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也若宗伯司寇其名亦不見於周以前尙書云秩宗卽周之冢宰士卽司寇之職在周以前此二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之屬官不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大誓皆祇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則是周公制禮以後有一公兼二卿惟可以解此經與大傳所云天子祇有三公其義判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畢毛爲司馬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何人周公既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尙書說天子三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

合今古文說傳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大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師氏虎臣

○今文虎作龍。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氏師古曰周大夫也又有龍臣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尙書作武臣段

玉裁說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尙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僞孔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是日疾遂大漸議郎胡公夫人哀讚曰疾大漸

以危亟兮胡公夫人靈表曰疾大漸兮速流

惟幾病日臻旣彌留

○今文一作彌流。蘇順漢和帝諫曰彌留不豫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曰寢疾彌留

孔彪碑云而疾彌流是今文一作彌流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錫瑞謹案洪範五行

傳曰明王踐阼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宜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衰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曰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曰二年甲子日月若連璧五
星若連珠味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序曰至于有周
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
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
云重爾釋文引馬注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
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據此諸說則今文家以重
光爲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故
同五行傳義馬治古文亦用今文義不異也而後漢和帝紀永元
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班固引曰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曰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
社碑曰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張表碑銘曰令德攸兮宜重光祝睦
後碑曰領二郡隰重光鍾會檄蜀文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
光以照下郡郭子禮重光鍾會檄蜀文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
重光爲重熙累洽卽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孟堅以漢之二祖
比文武子禮以曹操比文王曹丕比武王之義尤明是今文家亦
不盡以重光爲文武時有壘壁連珠之瑞蓋三家今文不同也又
案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宴元圃詩作昔先君注鍾士季檄蜀文作
昔我君今本作昔君文義未完疑脫一
字然李善注亦參差不一未敢意增

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今文達作通集作就。漢石經上通殷就。

大命在下。鳳段玉裁說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兩頁達于河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

在後之侗。

今文作在后之謂。爲孔本作在後之侗。釋文云侗。馬本作謂云共也。說文言部謂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謂。

段玉裁說侗作謂與馬本合後作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謂。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玉海菽文志考引在夏后之謂。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謂。用小徐本無夏字。錫瑞謹案段說是也。大徐說文衍一夏字。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曲爲之說皆不可。通陳喬樞以有夏字爲今文亦無據。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今文弗

作不。費鳳碑曰不悟奄忽。又曰終則不悟。是今文尙書作不悟以例推之。弗興亦當作不興也。

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

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孫星衍說曰者春秋左氏文十

八年傳云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也言汝衆國無以釗爲貪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史記云務在節儉毋多欲此篇惟冒貢非幾爲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非之義者知史公卽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而以爲孔安國古文說則未必然史記引經皆今文說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爲史記皆從古文殊失考

茲旣受命還出綬衣于庭

今文旣作卽綬作贊。漢石經上讀非幾茲卽下闕段玉裁說旣作卽此今

文尙書也案立政篇綬衣揚雄班固崔瑗趙岐引皆作贊則依今文此綬衣亦當作贊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今文翼作翌王上有成字。漢書律厯志云

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爲言隕也釋名釋喪制曰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磅礴也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立政曰

成段玉裁說馬蓋謂成爲死諡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諡春秋之例曰堯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案段說是也酒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其義最協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今文仲作中毛作髦○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今文賁作奔

逆作迎○虎賁當作奔見立政白虎通篇曰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錫瑞謹案今文逆爲迎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不云子釗此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時成王新崩故稱子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孫星衍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今文翼作翌宅作度○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文作翌段玉裁說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

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班固典引曰正位度宗李賢注云尙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星衍說此本蔡邕典引注李賢襲之今文宅爲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

○今文展

作衣綴作贊。漢石經上黼黻衣下黼馮登府說案展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展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卽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展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

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笱席

玄紛純漆仍几

○今文嚮作鄉敷作布篋作奠。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

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饒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說文苜部云苜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苜周書曰布重奠席織蕝席也讀與篋同業史記用今文敷多作布說文所引當是今文下文亦當以例改

布爲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

作冊度

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之竹矢

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賈疏引鄭顧命注曰赤刀者武

王誅紂

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

大璧琬

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

名之河

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

皆古人

造此物者之名案仲師引陳寶與說文異大玉夷玉天球

與蔡汴

異蓋亦三家之不同。今文一作陳案赤刀。說文六部

與藏也

采古文係周書曰陳案赤刀案史記用今文寶皆作葆葆

與案相

近說文所引疑亦今文非必壁中故書正義引鄭注云陳

寶者方

有大事以華國與先鄭所引皆作寶或反屬古文與。一

作天球

河圖在東杼。王儉諸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

云雒書

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

紀圖帝

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占

序字也

段玉裁說尙書大傳天子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庸也

是杼爲

序之假借今文尙書蓋如是。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

用今文。一作頽項河圖。雜書在東序。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
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頽項河圖。雜書在東
序流演也。河圖。東序。雜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
驗也。陳喬樞說：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
頽項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
止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
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有脫佚
不得以爲卽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頽命陳寶云：與
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頽項雜書等字也。錫瑞謹案：陳說
非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罔然。可據。頽項河圖。雜
書。蓋見緯。候今緯書。佚不可攷。蔡書。石經。據小夏侯尚書。其注
典引。當亦用小夏侯本三家。今文各異。故蔡注。所引與雜書。天准
聽鄭司農注。不同。陳氏知有三家之分。而於此。獨不信蔡說。所謂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乃沈璧於河。禮備。至於
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
河而出。臨壇止。舜吐甲圖。而壹甲似龜。背表廣九尺。平上五色。上
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
乃寫其文。藏之東序。此
河圖在東序之明證

盾之舞衣大貝

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于紂之庭卽此大貝

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而綴

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綴作輅。白虎

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就思其事也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陳喬樞說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綴鈴不陳金路說鈴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牛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

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家說以贅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曰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

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鬯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鬯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殷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曰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錫瑞謹案此皆今文家說而釋名所云與獨斷云漆布爲殷異者蓋爵弁有布韋二種凡兵事韋弁服此執兵者宜韋也又案今文作爵弁詩正義引鄭本亦作爵僞孔作雀非是金榜說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廡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皆有閣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閣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綦赤黑色釋文曰馬本作騏云青

黑色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詩正義引顧命曰四人駢弁注云青
黑曰駢注蓋鄭注鄭本作駢與馬本合案爵爲赤黑則駢當爲青

黑馬鄭本是

王說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銳立於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戈部斃周書侍臣執

斃立於東垂兵也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周書曰

冕執銳讀若允段玉裁謂當依尙書作銳銳譌爲銳

王麻冕

白虎通緋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

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

卽不怠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

也尙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遠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

者示不視刑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尙

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遠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紱

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

旒錫瑞謹案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尙
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

元衣纒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
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其說與孔傳異
與白虎通說亦不同疑亦三家尙書之異說也又案續漢書與服
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
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
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
玉爲珠皆有前無後是三家尙書有二說歐陽說前後皆有旒大
小夏侯說有前無後明王應電近儒江永金鶚張惠言皆謂當從
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後遂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廣不知漢志
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垂遂聲相近劉昭注訓遂爲垂是卽玉藻
之遠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釋名
云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亦直以遠爲垂是卽訓遂爲深遂亦宜
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
者一尺今尺僅六寸強古尺六寸今尺僅九寸強以覆於首前
後所餘纒二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遠惟前後十二旒垂於延端旒
長各尺二寸俛仰遂迤如水之流望之乃遠然而深耳且前後有
旒其勢乃平若無後旒延旒既前俛後仰者其勢易傾更偏緩以
爲長獨斷釋名皆從歐陽白虎通無明文恐亦不當如夏侯說

黼裳由賓階墜

白虎通傳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

後也錫瑞謹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死數也死數往曰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然則天子必以來日數矣計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爲大斂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也若卽位後當升階階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此經下曰由賓階墜是猶未忍當王禮故知在大斂後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禮故知在大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緡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以稱王爲史臣詞與白虎通說稍異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

介圭上宗奉同瑄由阼階墜

○今文同作銅。白虎通傳篇曰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瑄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三國志吳翻傳

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遠失事因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似同從謀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陳喬樞說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尙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此王所受同許鄭均解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依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瓚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珪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家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尙書之說也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
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尙書者今
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
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
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璽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錫瑞謹案陳
說未塙尙書大傳曰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
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此今文家說以
爲三代以前已以璽爲傳重之器之明證也大傳又曰古者圭必
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贊篇曰
璽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也白
虎通以璽爲天下大同與馬注大同天下之說正合疑馬注云大
同天下者亦卽以璽言之蓋馬本作同與白虎通作銅不合而以
卽虞氏之所本特虞以爲經文當作上宗奉月珪言月珪者珪以
月訓珪與馬小異而以爲一物則同故虞以前無訓酒杯者可知若
訓酒杯爲誤則酒杯之訓當創於鄭鄭以前無訓酒杯者可知若
如陳說訓銅爲酒器亦本今文尙書虞氏非不見今文者何獨以
訓酒杯爲鄭誤乎惟說文云同爵名也與鄭義合然說文多據古
文而非今文虞氏未嘗引說文當時或未見其書也漢時今文尙

書與古文多遠異白虎通於大保受同以下無明文不知其說云
何或曰其本文與古文異未可偏執古文以誅今文馬鄭治尚書初
無一定之說或馬從今鄭從古或馬從古鄭從今又或自立新說
其說多可考見陳氏治今文必欲引鄭爲助遂概謂馬從古文鄭
從今古文大都傳會無據此經分
別今古文尤不靖故具辨之

太史秉書由賓階陴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

○今文憑作馮○孫星衍說后者說

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馮玉几以藝道揚緒餘之命卽白虎通爵篇云卽繼體之位也

道揚末命

漢書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尋揚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遠顯揚也蘇順和帝

謀曰彌留不豫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今文君在臨上○文選賁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君在臨上文義爲順買公彥序

周禮廢興引鄭君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曰君臨率土其所

據本亦作君臨

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

○今文答作對。白

虎通引作對見上古文尙書答字今文皆作對上句答揚依今文當作對揚

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息天威乃受同瑁

○今文同作銅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同瑁白虎通引作銅見上

王三宿三祭三咤

○今文咤作度。偽孔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

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段玉裁說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託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託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錫瑞謹案古文尙書訓居者字皆作宅今文尙書訓居者字皆作度史記漢書及兩漢人引經之例皆然此文既有居義古文作宅則今文必作度可知古無四聲虛實之分量度之度與度量之度不妨同音釋文曰又音妬正今文作度之謚今據釋文與段玉裁說定作度若說文作託自是壁中古文說咤皆託之誤陳喬樞謂說文據今文尙書作託非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嘑宅

○今文同作銅答作對宅作度。僞孔本作宅。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段玉裁說按徐

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鑾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錫瑞謹案據段說足爲上文三罷託字與此宅字今文皆當作度之證上文釋文曰又音妬與此文徐殆故反相近則音如疑亦徐音徐仙民多古音猶及見今文遺說也陳喬縱不改經文作度失之同作銅答作對當以例改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今文同作銅答作對。○錫瑞謹案

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則今文說以此諸侯卽成王所命之諸侯廟門卽先王廟門解者以諸侯爲來奔喪見新君者又以廟爲殯宮皆非是金榜說不誤見前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四

受業
晏鼎升校
文永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五

善化皮錫瑞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十六

康王之誥

伏生今文尙書當從王若曰分篇與馬鄭本同與僞孔本異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

徧告諸侯宜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僞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釋文於王若曰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錫瑞謹案史公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分別其辭蓋以顧命康誥各爲一篇與馬鄭書序同未嘗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史公本受伏生尙書雖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載多今文說其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不同者乃今文家所傳之本而此引書序以作康誥別爲一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尙書亦必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矣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大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常不數大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

入大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
序詞不曰因以三家之本爲伏生之本耳據史記所引今文書
序猶可攷見伏生之舊史公用今文說以爲康王卽位徧告諸侯
則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季長以大誓爲僞故
用伏生史公舊說不用歐陽夏侯之本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
而不數大誓也又案今文尙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論衡諸
書甚詳史記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凶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
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
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論衡正說篇引說尙書者曰秦燔詩書
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
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
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
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據此諸書是兩漢人言今文尙書者皆
以爲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也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
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
家增入大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其後僞孔書
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大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
之後於是尙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僞孔叢子及臣賈漢書劉歆傳
注遂有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僞孔古文雖分顧命康王之

誥爲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於馬
鄭而與史公之說亦不合則其非伏生尙書之舊斷斷然也魏晉
間僞古文已出見其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
誥爲一乃以合爲一篇者爲伏生今文而斷王出在應門之內以
下爲康王之誥者爲與古文不知史公所傳於伏生者初非合爲
一篇馬鄭古文與史公合者亦非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若近
儒皆知二十八篇之說爲不然矣然猶未知二十九篇當分顧命
康王之誥爲二乃以後出之大誓當之不知大誓之文體近緯書
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曰此
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
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執文類聚引尙書
中侯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大傳史記董仲舒策所
引蓋出自逸周書及緯侯之書後出之大誓亦取逸周書緯侯爲
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所載之文雖與大誓文
同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大誓也又或以爲二十九篇不
數大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而攷漢書儒林傳云張霸分析合
二十九篇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首尾則今文書序亦當
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瑯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
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不數大誓與書序則其辭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論衡氣壽篇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周

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
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
百有餘歲矣又曰邵公百八十風俗通曰燕召公奭與周同姓齊
百九十餘乃卒業召公之二說略異史記燕世家曰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此時尙
爲西伯而東伯則周公薨後以畢公代之也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今文作黼黻衣黃朱
○白虎通緹冕篇曰

緹者何謂也緹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
也天子朱緹諸侯赤緹詩曰朱緹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
赤緹金舄會同有釋又云赤緹在服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
朱緹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黻云
衄黼緹黼緹紉紉玉裁說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布乘
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尙書
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鞞蔽膝也假借作緹蒂菲黻朱黻
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
文故謂之黻誤矣毛傳於采芑曰朱蒂黃朱蒂也於斯干曰芑者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尙書合錫瑞謹案布黼聲近乘市

形近因市轉數卽轉數成徽祭衣稱數故黼黻之衣用朱紉也天子諸侯同用朱紉但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不同黃朱次於朱則稱赤故斯于采芑並云赤芾易乾鑿度曰困六五文王爲紉三公故言困于赤紉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紉方來不易之法也又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紉諸侯赤紉朱紉者賜大夫之紉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紉其位在二故以大人言之據此則天子與其臣皆純朱諸侯與其臣皆黃朱爲異也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說文引周書曰稱奉珪圭

陳喬樞以爲今文無據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所以陰陽也尙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

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畢協賞罰

說苑政理篇曰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錫瑞謹案自此以上今文皆當爲顧命文續漢書禮儀志曰三

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卽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

如顧炎武說以狄設黻展縑衣以下爲異時事也說文引周書曰

用敷遺後人無休字未知今文同否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男作任。今文男作任。詩譜正義引鄭

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遺之衛

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陳喬樞說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文二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

臣保父帝家今文尙書二當作貳東鼎銘亦曰保父帝家夏勤策文曰保父皇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

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願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臣。今文罔作無。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遠居死不

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苟

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蓋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

服段玉裁說白虎通篇尙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尙

有反字經不言藏銅而白虎通云藏銅者蓋今文說銅爲副墨既

未稱王統事則受璽當仍藏之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先謁宗廟以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亦與此經義

合通典載王肅王侯在喪襲爵議曰按尙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

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王肅通今文尙書此引尙書策命不作冊與今文合疑亦今文說也書正義引鄭注曰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五

受業

熊羆宿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六

善化皮錫瑞

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呂刑。傳曰。甫刑可以觀誠禮記孝經皆引甫刑。漢人引經亦多作甫。惟墨子書引呂刑爲異。蓋今古文在列國時已有異本矣。正義曰。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謹案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毛傳云。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爲國舊矣。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爲長。史記匈奴傳曰。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鹽鐵論詔議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

惟呂命王

。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鄭元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論衡非韓篇。

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家當以惟甫命王爲句甫命王者甫侯言於王諫王任刑也鄭引書說出書緯刑德放文鄭云甫侯爲相又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相卽在三公之中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於六卿當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司寇掌刑典故得諫王任刑也

享國百年

○今文享作饗○石經毋劾與史記載毋佚文饗國字皆作饗此亦當同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

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段玉裁說此用今文尙書毋佚甫刑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錫瑞謹案史記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史公已以百年爲壽數非始後儒皇甫謐帝王世紀曰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爲相或謂之甫侯五十一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歲崩于祗宮亦同史記之文

然據母佚篇言殷三宗周文王饗國年數皆數卽位以後不兼數
未卽位以前此云饗國百年與母佚高宗饗國百年之文正同則
其義亦當不異王仲任之說似可信仲任非不見史記者而說與
之異必別有據史公與仲任皆用歐陽尚書不知何以不同豈史
記此文與母佚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之文皆古文說駁抑後人改之歟

堯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楊雄廷尉箴曰穆王堯荒甫侯伊謀五刑

刑也又法言曰周穆王少不好學至於堯長據此則今文亦作堯
荒○今文一作眊荒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漢書刑法志曰周道
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又匈奴傳曰周道衰
而穆王伐吹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
作呂刑之辟說本史記而甫作呂與刑法志不符古今人表亦作
呂侯疑皆後人改之古堯眊通用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
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皆以眊爲堯是其證孫星衍說大傳
度作鮮度釋詁云鮮善也漢志度時作刑詩傳云時善也則今文
鮮度度時俱言度善也或以度時爲相度時宜非也史記以命王
爲言於王則享國二語是告王之詞呂侯告王言王享國日久老
而治事當度善作刑以詰四方也錫瑞謹案大傳無鮮度作刑之
文困學紀聞云費普說文作柴普史記作盼大傳作鮮句度作刑

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王伯厚謂大掌作詳者乃鮮誓之鮮惠氏輯本大傳誤連鮮度爲文孫氏沿其誤非是漢志云度時正相度時宜之謂孫氏傳會鮮時云皆訓善失之孫又云詰作詰今文尙書也蓋卽以困學紀聞引書作詰與周禮鄭注不同故斷爲今文然尙書不見有作詰之本紀聞恐傳寫之誤未可爲據且紀聞本不速大誓作鮮爲句尤不得謂之今文也又案史記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漢志以爲穆王命甫侯作刑者蓋甫侯諫王任刑王乃命甫侯修刑辟史漢二說可互相備非有違異後漢紀崔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以易般民之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是度時作刑之證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

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成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究

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潛夫

論述救篇曰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乃竝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充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

救孫星衍設今文鳴義爲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後軌或爲消義善而干軌法也錫瑞案書正義引鄭注曰鳴義盜賊狀如鳴梟未免望文生義陳喬縱傳會其說疑消義乃梟義之譌非是

奪攘矯虔

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擣賊劫畧效擣

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擣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尙書曰效擣擣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擣強取曰虔據孟康所引則奪當作效擣當作擣大傳作擣疑後人改之也方言曰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今文弗作匪靈作命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鄭注云甫刑尙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

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
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玉裁說據禮記
鄭注民有惡德卽泯泯禁禁以覆訊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卽罔有
禘香之云也墨子尙同篇云是以先王之書曰刑道之曰苗民否
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刑者以治民不善
用刑者以爲五殺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尙書也緇衣云甫刑則
今文尙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
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歧誤也
錫瑞謹案揚雄廷尉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
靈子雲蓋用今文家說以爲作淫刑之不靈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
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不靈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
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
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子雲義同蓋今文說以蚩
尤苗民爲一非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
用命卽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者謂天爲帝趙歧注孟子引
帝清問下民以帝爲天史公云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
匪用命其義亦當如是未必傳合古文靈字以命爲命之誤如段
氏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
魯論是今文此今文作制古文作折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
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董

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
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先後鄭注周禮
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
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君言則詩言民之初生厥初
生民豈亦惡之
而謂之民乎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

○今文作贖宮劓劓頭庶劓。虞

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刵
黥云贖宮劓劓頭庶劓王引之說宮劓劓當作宮劓劓太平御覽
刑法部宮劓下引尙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
出劓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詞蓋宮劓皆是淫刑
割字卽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
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劓宮在其中刑
者也劓宮當爲宮劓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
中不得出也讞都本猶有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
亦依甫刑宮劓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
宮劓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劓贖墨劓則皆以刀鐮刺割人體也又
曰宮劓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劓贖大辟男女
不與禮交者宮劓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劓乎曰
不然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議

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撲傷人者其刑剗亦
卽依甫刑廣宮剗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臙字當在宮剗之上剗
字當在宮剗之下大傳不言剗者言宮可以統剗故甫刑前言宮
剗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尙書後案曰臙宮剗頭庶刺者
臙卽荆剗頭卽大辟庶刺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
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剗其面以
墨塗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刺也
案王氏不知剗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剗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
之義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法部臙下引尙書刑德放曰涿鹿者
笄人額也臙者馬羈笄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臙皆先以刀笄
傷人臙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臙
在額謂之涿鹿涿古韻字也頭庶刺卽涿鹿臙頭
涿古同聲庶卽鹿之譌耳錫瑞謹案王說甚塉夏侯等書之臙宮
剗剗頭庶刺卽說文之別剗敬臙也臙卽別宮剗卽敬頭庶刺卽
臙剗今古文同合上文教戮無辜凡五刑若以剗頭爲大辟則上
文殺戮已言之重複無義矣王鳴盛說失之侯康陳喬樞皆沿其
失非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

大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
漸王引之說漸詳也言小民

方與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引莊子肱篋篇知詐漸毒苟子不苟篇小人知刑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塵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爲證案王說甚矯然則民興胥漸卽民起相詐耳

泯泯莽莽。今文作灑灑紛紛。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灑灑紛紛

民灑灑紛紛。秦之民赤衣比肩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今文戮作僂方

帝。論衡變動篇曰甫刑曰庶僂宄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宄告無罪於上天也。錫瑞謹案仲任引書無虐威二字疑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後人據下文報虐以威增之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僂孔本作

皇帝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錫瑞謹案據此則古文尙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尙書帝字上當無皇字君字。趙岐孟子注引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則此經今文家疑亦當訓爲天直作帝字也。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卽是蚩尤則下文

過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天哀庶僇不辜天哀不辜故過絕蚩尤卽史記五帝本紀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之事也僞孔傳以帝爲堯失之鄭君以帝爲顓頊亦與今文說異

報虐以威

漢書敘傳述酷吏曰報虐目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尙書

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今文一作報虐用威○論衡謚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戮宥告無辜于天帝言之錫瑞謹案段說是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同義故今文亦作用仲任以報虐用威爲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以此文承上文庶僇不辜言之用惡報惡卽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之威也孟堅敘傳意亦當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乃言其後受殃之事師古所注蓋非班氏之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仲任以爲周繆王任刑者論衡非韓篇云繆王任蚩尤之刑今文說以爲苗民卽蚩尤故以爲苗民之刑卽周繆王所任之刑也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揚雄梁州牧箴曰帝有桀紂灑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錫瑞瑞謹案子雲此文蓋借用

苗民爲梁州之苗借用古時之遏絕苗民以言桀紂時之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受之乃命南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漬是謂絕地天通潛夫論志姓氏篇全引楚語之文張衡應閒曰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中論厯數篇亦云顓頊命重黎皆與鄭注義同惟春秋緯文耀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爲高辛時人其說不同疑亦三家之異說也韋昭國語注曰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並言顓頊高辛蓋兼用二家之說法言重黎篇曰羲近重和近黎亦謂重黎非卽羲和與鄭義合也觀射父又言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濟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獨其爲與上文以養詛盟罔有馨香德之意相合是觀射父以苗民卽九黎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上效蚩尤重刑蓋本於觀射父國語爲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以爲苗民卽蚩尤之義不同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鯀寡無蓋

墨子尙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

德威維威之上逮在下作肆在下裴常作不常無蓋作不蓋江聲據以移易經文云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假說頡頏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即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錫瑞謹案墨子引呂刑不云甫刑蓋古文故作皇帝與趙注孟子不合哲民維刑與大傳不合惟德威維威與表記引甫刑合耳德威維威蓋今古文同鄭本亦古文不知今文同否未敢據墨子爲今文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今文帝上無皇字○趙歧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爲

天云天不能問民孫星衍說皇帝今文以爲堯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說之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齊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鄭說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夏侯歐陽異說也于苗墨子作有苗古文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鄭說與王仲任趙臺卿皆不同引經帝上有皇字與墨子引呂刑合是古文非今文蓋今文無皇字其說以帝爲天古文有皇字其說以皇帝爲堯趙注所引乃今文說也孫以鄭爲今文趙爲今文異說失之鍾在鄭後所用即鄭義尤不足取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今文作德威惟威○禮記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注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錫瑞謹案德威惟威上下皆作威蓋今古文同表記引以爲虞帝所能者下云三后乃虞帝時人故以爲虞帝事然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不盡與本旨合依今文義則乃命重黎乃命三后皆當爲天帝命之知然者趙岐用今文義於帝清問下民訓帝爲天也鄭注亦古文義今文恐未必然或今文說以遇絕苗民爲德威惟威清問下民爲德明惟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今文典下有禮字惟

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錄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折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錄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陳喬樞說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尙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慝民惟刑當爲夏侯尙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臯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命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或云大傳本作降禮後人以尙書典字旁注誤入正文如大誥民獻儀之比

恐非是世本日伯夷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
作刑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又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
爲老臣則伯夷作五刑或在泉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泉
陶賦。一作伯夷降典恣民惟刑。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
典恣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恣知也言
伯夷下禮法以道折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玉裁說按恣當作
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恣小顏
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潛夫論氏族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
惟刑四八目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
讀折爲制也陳喬樞說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
言制禮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
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平水土命山川。是今文尙書名一作命。曰主。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

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楊賜之言楊
氏世習歐陽尙書蓋歐陽說也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
闕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
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
者有陰德也其言三后
有契無伯夷亦無皋陶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對。今文士作爰中作衷。後漢書梁統傳統
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

罰不衷則人無所厝

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僞孔本爰

作士釋爲皋陶此未

知是僞孔改之亦未知馬鄭古文本如是否

而以此篇始終不及皋陶

此篇始終不及皋陶

以教祇德

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

者何承衰教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教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

失鬼教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教薄之失莫如

忠三者如願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
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敬法
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
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
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尙書曰以教

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子雲伯喈皆今文家說伯喈引作躬與表記合鄭注以擇言爲可擇之言失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元命苞曰年者天之命也又曰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者

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論衡骨相篇曰命謂初所稟得而生者也命義篇曰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

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

成也爵祿不足勤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行之道錫瑞謹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爲政不行教不成之證則今文尙書當有不字非衍文也今文尙書當以非時伯夷斷句播刑之不迪連下句其今爾何懲爲義謂今爾當何所監視非是伯夷乎若播刑之不迪其今爾將何以懲惡也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今文中作衷。五刑之衷。據梁統引今文亦當作衷。

上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錫瑞謹案今文說以帝哀矜庶僂之

不辜帝爲天帝邊絕苗民爲天邊絕苗民據此經文足見今文說極精塙可爲切證。崔實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獨。書正義引鄭注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令爾罔不由慰日勤

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唐石經亦作日。案作日是也。說見下。

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今文于民作予人。俾作假。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目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

乎人必假於君也江聲說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揚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文卽承之以爾尙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錫瑞謹案楊賜意以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天齊乎人卽天與人符之謂假我一日卽未形顏色五星推移陰陽變易之義上文日勤字釋文作日言爾無不用安日勤謂日日當勤如大學日日新之意日不可敬天不可褻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卽日勤之義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文。今文逆作迎。今文逆爲迎見前禹貢

顧命
等篇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

休祇事不怠又外戚傳報許皇后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後漢書陳寵傳竊上疏曰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國志陳羣傳羣對曰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書緯刑德放亦引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尙書有此八字與古文不異宣帝詔蓋以祇事不怠訓勿休也江聲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爲衍文非是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宜惟永

禮記緇衣篇孝經天子篇說苑君道篇引刑漢書賈誼傳荀子君

子篇引書曰皆作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宜惟永蓋今古文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

臣上壽表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

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今文一作

萬民賴之。大戴禮保傅篇淮南主術訓引書曰後漢書安帝紀

延光元年策曰皆作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張衡東巡詔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蓋三

家異文左氏傳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今文那作國。史記曰王曰吁來有國有

土史記作土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土注云土謂主斷刑之官或

謂歸于國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國土釋之詩周頌云

保有厥土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

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呶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敦亦

以士爲土是也案漢隸字土士不別韓勅禮器傳

四方士仁作土仁可證墨子引書亦作有國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

刑在今爲句潛夫論引爾安百姓不連在今二字可證也祥刑詳

刑後人改之尚書今古文皆作詳周禮大宰大司寇注引度作詳

刑正義皆云詳審漢書敘傳曰季世不詳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

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

也章懷注曰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意

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

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史記亦當作詳不作詳也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曰爾安百姓何擇非其先調陰陽調陰

居非其宜與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

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

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段玉裁說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

文尙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朱駿聲說文鼻字引揚雄說以

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品从宜會意聲者審慎得

宜之意史記作宜蓋以故訓代之經文及字當段借作疊疊及一

聲之轉案段朱二說未知孰是墨子引呂刑作何度不及云能擇

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此古文義恐與今文不同史記作居卽度之故訓多三其字蓋亦
足成其義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辭徐廣曰造一造段玉裁說按作遭者今
文尙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蓋人用
古文尙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據耳錫瑞謹案今文作遭蓋段借
爲曹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小徐曰以言詞
治獄者故從曰然則兩遭蓋卽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爲曹當木
於今文尙書陳喬樞據漢書王尊傳尊曰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
灼注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字也以爲歐陽尙書作造字史記當
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然史
記既從歐陽作造何以有一作遭之本陳說恐未可據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均。今文來作求均作
鈞。史記云五辭簡

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

與犯法者等段玉裁說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內者女謂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謂苞苴而行請託於其間也來求字異訓同錫瑞謹案史公乎作信故訓字來馬本作求云請賅也今古文蓋同作求漢人隸字求或作米與來字相似故譌作來來求字異不得同訓也惟官十字史記作官獄內獄蓋以官內二者括經文五事如段氏說則官與反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官獄有內卽有貨有求謂或藉女謁之勢或因女謁而行苞苴行請託也三者亦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內獄

其審克之

○今文克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爲核之段借僞孔訓能非

作克今文尙書作核也克當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今文克作核。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

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今文貌作訊聽作疑具作共。史記曰簡信

有及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說文糸部繡字次繡下云繡
鹿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繡有稽陳喬樞說繡訓爲細謂當細
訊其情故史記以詰訓代之云維訊有稽也簡乎作簡信亦以詰
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
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
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今文墨作黜鍰作率。史記曰

廣曰率卽鍰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鍰十作饌。大傳
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古文尙書作其罰
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
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駮鍰也鈔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鈔重六兩官劍重九鈔俗儒近是王
鳴盛說馬旣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
重九鈔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鈔中制七鈔下制五鈔
彼注以九鈔爲三勛十二兩七鈔爲二勛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
鈔爲二勛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勛則鄭意以一鈔爲六
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鈔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鈔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鈔十鈔爲鍰鍰重六兩大
半兩鍰鈔似同矣則三鈔爲一勛四兩又弓人膠三鈔彼注云鈔

鍍也彼疏云尙書其罰百鍍等言鍍此與冶氏言錡錡與鍍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鍍卽是錡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鍍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錡與鍍文雖異也從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錡見周禮故於錡下引周禮爲證鍍見周書故於鍍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鍍錡也鄭旣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鍍字之義非錡字之訓今乃入之錡字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錡然後次以鍍字則許意以鍍卽是錡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鍍僅爲銅三勛可贖獄面之罪推之大辟亦只用銅三十勛可贖死罪有是理乎案王說是也此古文說不及今文說之一證今文但言六兩舉成數耳。鍍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錡錡卽鍍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說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尙書大傳死罪罰千鏹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撰撰皆錡之異文音近而假

借也。一作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曰墨者法火之勝金墨者墨其額也刑德放曰墨象斗度錫瑞謹案墨辟夏侯歐陽作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刺臍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不以爲五刑而以爲五罰也今文家所以作罰者蓋肉刑始於苗民堯舜之時未可盡廢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以典刑是也至夏后始正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揚子雲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五刑不輕用而但用罰故今文家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下文刺臍宮大辟其說當同夏侯歐陽作罰較古文家作辟爲長史記作臛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改之也

刺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今文辟作罰其罰惟倍作其罰倍灑。辟作罰見上史記曰刺辟

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獲五倍曰獲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刺白虎通曰刺者法木之穿土刺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刺者刺其鼻也刑德放曰刺象七政日月五星應象變易也陳喬樞說案徒灑聲相近故纒字亦作

縱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級也徐廣以徒爲五倍則比荆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見上史記曰贖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級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白虎通曰贖者法金之刻木贖者脫其贖也刑德放曰贖象七精宿變易卽氣色生也風俗通曰謹案尙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其過故穿窬盜竊者贖贖者去膝蓋骨也段玉裁說凡古文尙書刑字今文尙書作贖攷周禮司刑注及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刑而攷異義云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刑鄭云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者此據古文尙書言之云周改刑爲刑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刑說文作躄云躄也刑說文作刑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贖與刑異制刑與刑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贖爲刑謂改其制云周改刑爲刑謂改其名但皋陶旣改贖爲刑夏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贖字蓋賓聲非聲相關通如玃贖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贖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贖作刑夏刑贖辟三

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贖鄭意謂夏刑實用贖至周乃改判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錫瑞謹案唐虞象刑雖有贖名以非履象之而已皋陶無緣改贖爲刑至夏始正用肉刑然亦多不用刑而用罰此經今文尙書蓋作贖罰疑赦與書序訓夏贖刑相應至周始改用刑不去其贖而斷其足耳段云今文得其實然則鄭周禮注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亦作餽亦作選。辟作罰見上

史記曰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六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白虎通曰宮者法土之壅水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其勢也段玉裁說周本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尙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亦作餽亦作選。大辟當作大辟

之罰見上史記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大傳曰降辟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鄭注曰餽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鍰用財少爾白虎通曰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喬樞說鄭注云三百七十

五勛通合千鍰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鍰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

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
罪罰二千僕二字衍文也

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今文剗作廣。大傳曰夏刑三千

廣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命曰甫刑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

刑墨罪五百剗罪五百官罪五百剗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詔刑平

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官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

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謹案班志之義蓋以周禮

比尙書而甫刑多出五百章故以爲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
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
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乃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傳會周禮比
較其數以爲亂邦用重典乎如甫刑爲亂邦之制孔子刪書必刪
之矣刑法志又云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施大辟其餘罪大皆
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民易避則班氏亦不盡以三
千章爲重典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

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鹽鐵論刑德篇曰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後漢書陳寵傳寵疏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一作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白虎通五刑篇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辟之屬五百。命包曰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各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公羊疏引元命包曰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周禮司刑鄭注曰周改臏作劓夏刑大辟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周禮司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劓世輕世重也正義曰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之誤當以呂刑爲正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蓋皆作辟與古文尙書作劓不同白虎通用今文刑德放元命包緯書多同今文鄭注周禮引臏辟與今文合則亦必同今文所以皆作辟者上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穆王雖訓夏臏刑而五刑亦未廢但於罪之輕者用五罰贖之耳夏后氏雖云不殺不刑然既有肉刑則五刑不能不垂爲令甲蓋刑與罰並用而刑爲重五罰不

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三千則上五句皆當據五刑言若上五句皆作罰字則下當云五罰之屬三千不當云五刑之屬三千矣且上五句皆作罰字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中刑者乎今文尙書於上文墨辟疑赦等句辟字皆作罰此文墨罰之屬干等句罰字皆作辟與古文尙書辟罰二字互易其義皆視古文爲勝史記漢志引經皆作罰不作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核。今文克作核。大傳曰

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小罪勿兼錫瑞謹案大傳蓋釋此經義與法相近察之術歸於義即經云惟察惟法也此當以上下比罪無僭亂句辭勿用不行句上下比者禮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此云上下比即王制云小大之比漢有決事比蓋取義於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愷。今文適作挾。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尙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注云今尙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
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
與今尙書不同耳段玉裁說按豈所用今文尙書也以策字隸多
爲笑例之適之
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荀子正論篇曰刑稱罪則治不稱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
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
亂則刑輕書曰刑法時輕時重此之謂也錫瑞謹案應說亦本荀
子應引書作時蓋亦本是世字時化之化本是治字唐人作注時

避唐諱改治爲化世爲
時耳非關今文之異

惟齊非齊今文惟作維。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

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有倫有要大傳曰書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謂戾不同茲每
君異法豈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讓獄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今文人作佞○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于病段玉裁說佞

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韻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尙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錫瑞謹案今文說蓋以佞極于病卽非佞折獄之佞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

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

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云皇猶

况也江聲說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尙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折獄

○今文折作哲○大傳引孔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又引子曰聽訟者難得

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孫星衍說今文作矜哲卽折假音字大傳說哀矜爲察貧窮哀孤
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洪範無虐楚獨之指也○一作哀矜者
獄○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矜哲獄爲任職臣段玉
裁說矜矜古同音互借借矜爲矜亦借矜爲矜班書字作矜而訓
哀矜顏注非也錫瑞謹案漢書於明愆字作愆而此引者獄字作
哲其義當與明愆之愆不同蓋班氏意以明愆字當從心哲斷字
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又案鹽鐵論詔聖篇曰甫刑制獄疑
今文有作制獄者與古文作折獄不同如墨子
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以刑之例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今文啟作開克
作核○今文啟爲

開如開明開呱呱而
泣開篇見書可證

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
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

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
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
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錫
瑞謹案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教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

之一而輕罪不更科如墨劓並犯則惟劓而不墨劓官並犯則惟
宮而不劓大辟與墨劓臙官並犯則惟大辟而不墨劓臙官此之
謂并兩刑若一夫被五刑此秦漢時具五刑之事如刑法志所云
當三族皆先懸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並其骨肉於市其誅
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非古并兩刑之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

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證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

府辜功

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

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孫星衍說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今文讀府為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為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麻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

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取罰以求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孫說迂迴恐非大傳之旨姑存以俟攷

潛夫論班祿篇曰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爲寶者也

報以庶尤

○今文尤作說○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異字報以庶說與說文引周書合或說文所引亦今文也

永畏惟罰

孫星衍引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以擇此經案孫氏所據大傳乃吳中本吳中本作

畏思義案陳本大傳作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

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

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續呂侯之祥刑

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又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案仲長引作呂侯或用古文祥

刑則後人所改

今古文皆作詳

受業

夏敬觀校袁宗濂